



蟒蛇河边 老轮窑

□刘庆宝

阳春三月，百花争艳。我骑车从大纵湖出发，沿着蟒蛇河水上文化生态廊道一路向北，来到记忆中的秦南镇严家窑旧址，寻找记忆中的那份温暖。眼前，旧貌换新颜，那座轮窑已不见踪影，蓝天碧水之间，窑址上，绿树下红花绿草，鹅卵石铺就的小径穿行其中；取土打砖挖成的污水塘变成了荷花塘，塘边有凉亭、有观花桥，还有石凳。这里成了蟒蛇河水上文化生态廊道特色旅游景区。徜徉其间，我默默地体验那座轮窑温暖如春的感受。

我的老家东沙沟是“草的世界”，大片大片的芦苇一眼望不到边。过去因为贫穷，大多人家芦苇笆墙草盖房，谁家不慎掉下一粒火星，就会造成全村一片火海。那个年代买块砖都凭计划，建一座砖墙瓦盖房子只能是一种热切的愿望。我刚读小学那年的冬天，村里给我家送来4000块砖的计划条子，一家人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：终于有砖头建房了。第二天天没亮，父亲就带着我摇船到秦南严家窑下砖头。

进入蟒蛇河向东北行驶二十多里，就远远地看到燕子阁河对岸二十几米高的大烟囱高傲地伸向苍穹，倒影在蟒蛇河里，显得那么高大而雄伟，远远地展示着它的英姿。我只见过“桶窑”，哪见过这样的庞然大物？非常惊奇。轮窑码头上，来来往往的船只穿梭其中，有摇橹的、有撑篙的，还有帆船，相互碰撞，都堆满笑脸打招呼，没有人计较，因为他们从这里载回希望、载回温暖，心里只有对这座轮窑的感激。

船一靠岸边，我迫不及待地跳上岸，内内外外、上上下下，像看西洋镜一样，把这座轮窑看个够。这是一座18门的轮窑，一边工人用车送入砖坯准备烧，另一边工人把烧好的砖头用车运出，循环往返，每天可生产五万块左右的砖，我震惊不已。

砖块装船要排队，我家排到第二天了。轮窑建在蟒蛇河水边的荒滩上，呼呼的西北风吹得我瑟瑟发抖，父亲就带我爬上窑顶。来到这里，又是另一番景象：窑顶如平地般开阔，只是上面布满了碗口大小的添炭孔。这些孔用铁盖儿盖着，灰白或黑灰色的烟裹着热气从铁盖边缘的缝隙挤出来。烧窑的姚师傅瘦弱得走路也打飘，窑上有人背后叫他“摇师傅”。姚师傅左手提一张小炭铲，右手拎一根用钢筋弯制的大铁钩，不断地打开一个个添炭孔，又不断地盖上，烟雾也不断地浓浓淡淡，疏疏散散飘逸而出，温暖了整个窑顶。他见我父子

俩冻得发抖，拎起一个放在添炭孔的热水壶倒了碗开水给我们，一碗热腾腾的开水，温暖了我的身心。父亲递给他一支八分钱一包的“大丰收”牌香烟，他们一边抽一边拉家常。听说我家明天才能下砖，他没有吭声走了出去。没过一会儿，他说他和负责发货的人打过招呼了，中饭后就给我家下船。父亲感激不已。他微微一笑，什么也没说。当天，果真给我家下了三千砖，船小装不下，还存一千砖在窑上。第二天，父亲带我再次去窑上，顺便给姚师傅捎了一些小鱼小虾。他特别高兴，当下就把小鱼小虾收拾干净，拿来小铁锅放在添炭孔上，没一会儿，窑顶就散发出鱼鲜的味道。他又从食堂拿来三盒饭，三个人在窑顶地上饱餐了一顿。原来，姚师傅是个孤儿，当兵回家就在窑上看窑火，不知什么原因，30多岁还没成家。他问我父亲：“四千砖够不？”父亲摇头：“山墙和迎面墙砌砖头，后檐墙就用芦苇笆。”他吸了一口烟，说：“我这里有两千块内部价计划砖，给你吧。”父亲说什么也不肯收。他又是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借给你，日后还上就是。”父亲不再推辞，把他的两千砖“借”回了家。当年，我们盖起了三间砖墙房子，在村里算是屈指可数的“现代化”。住在新房子里，不怕刮风下雨，点上煤油灯也可以做作业，不用担心发生火灾，小伙伴们夹着书本到我家做作业，大娘大嫂也到我家做针线活……冬天，家里到处热乎乎的，感觉生活是多么的美好。

从那以后，我家和姚师傅成了“亲戚”，有人去秦南窑下砖头，父亲都让人捎去点鱼虾。有人砖头下船有难处，主动找上他，报上我父亲的大名，他都伸出温暖的手。乡亲们都夸我家有这门好亲戚，父亲一脸的光彩。隔年，父亲按市场价把两千砖的钱款送给他，他只收了内部价，一分钱的差价也不收。后来，我每次坐轮船去盐城就早早趴在窗口，一睹轮窑的雄姿，看一次心里就热乎一次。我工作后，家乡通上汽车，轮船停航，难见那轮窑雄伟的烟筒。有一年中秋节，父亲让我给姚师傅送节礼，有人告诉我，他患病不愿多花窑厂的钱，悄然离世了。我心里一凉，呆呆地凝望着轮窑伸向天空的烟囱……

我怀念那座轮窑，怀念那座轮窑的温暖！在我心中，姚师傅瘦弱的身躯就像轮窑那柱高高伸向天空的烟囱，成为照亮我人生之路的灯塔：不忘初心，温暖他人。

作者单位：盐都区大纵湖旅游度假区



“翻身河”之恋

□周永祥

在我老家前面，有一条东西走向的翻身河。她东与串场河相接，西与渔深河贯通并向陈良腹地延伸，全长约12华里。据考证这是20世纪60年代初阜宁县委、县政府为根治沟墩镇西北片和陈良镇东南片旱涝灾害，提高农业产量和农民收入，于1964年冬季举全县之力开挖的，故定名为“翻身河”。

这条河比我小10岁。她曾经陪我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童年时光，也给我留下太多的美好回忆……

我记得，开这条河的时候，我家也住了施庄公社顾庄大队的20多名民工，他们每天天刚亮就吃过早饭上工。在那个年代，一家一户是很少吃到米粥米饭的，但挑河的人却有口福。烧饭的顾老爹每天早上也盛上一大碗让我吃了上学校。那时我多么希望河工能挑一年才好，可只用30多天便竣工了。开坝放水那天正好是星期日，我和邻居家两个小孩一路小跑去看热闹。湍急的水流溅起的水珠却似一串串庆祝河道竣工的礼花，此起彼伏，奔涌的浪头好像一个个长跑健将在新辟的跑道上你追我赶……

我更记得，初夏刚至便有很多大人到河里捕鱼捉虾摸河蚌，每次都满载而归。尤其有一种叫飞翅的河蚌个头特别大，一个足有斤把重，劈开后取出蚌肉和韭菜鸡蛋一烧，那味真是鲜煞人了。更多的是蚬子，一个中午就能弄10多斤，蚬肉或干炒或做成羹汤，同样让你吃不够。沿河两岸人家只要想吃，花上一两个钟头到河里摸摸就是一顿鲜美大餐。鱼的种类很多，生长也很快。记得在我15岁那年夏天发大水，我和邻家的俞二套子到河边冲口里逮鱼，一个早上就收获20多斤，最大的一条鲤鱼8斤多重……

我同样忘不了儿时在翻身河边玩耍的情景。初夏时节，几个同龄的学生放学回家，跑热了来到河边，急不可待地脱掉衣服，想下水凉快凉快，却又蹲在河边犹豫不决。当时天气虽然燥热，河水依然沁凉。这个把脚探进水中，立马倒吸一口凉气缩回；那个用手掬把水往胸口一浇，浑身一激灵。而我，边嘲笑他们无能，边迈腿走进水中，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嘴中还不住地向岸上炫耀：“一点都不凉，下来呀”。其实，凉不凉谁都知道，否则，为什么浑身直哆嗦？

这条河，不但给沿线村民带来了欢乐，献上了美味，更为农业丰收、农民致富插上了腾飞的翅膀。60年来，她用那修长的身段铺就了水上黄金水道，成船外运的农副产品为千家万户送上滚滚财源；她用那不竭的甘露滋润着数万亩良田，十多座排灌站让原来的“锅底洼”变成了“米粮仓”，使沿线数万父老乡亲丰衣足食，真可谓是一条名副其实的“翻身河”。

日前回临城新村老家，早饭后沿着人工铺设的步行道漫步来到翻身河边。一排排垂杨将河两岸点缀得似若仙境。河边两位中年人正在垂钓，我好奇地走上前与他们打招呼：“李师傅，这个河里的鱼多吗？”他放下竿子递给我一支烟说：“你看，现在河里的水质这样好，很适合鱼的生长，电麻鱼的也没有了，每次我都能钓个三四斤。”话音刚落，又一条鱼咬钩了……

站在连接南北居民小区的步行桥上，望着翻身河两岸连片的别墅和美丽的花草，看着桥下清澈的河水和树木的倒影，一股责任感油然而生：待我日后回家养老时，定当你的义务护理员，天天为你保洁，时时为你梳妆，让你永远美丽。

作者简介：阜宁县沟墩镇政府原工作人员